

红叶啊，红叶

陈继光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之江文学丛书

红叶啊，红叶

陈继光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张妙夫
责任编辑 汪逸芳

红叶啊，红叶

陈继光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插页3 字数122,000 印数00,001—83,703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186

定 价：0.6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三篇都是反映铁道生活的小说。

在得奖小说《旋转的世界》里，担任火车司机的公公，开车带着做翻译工作的儿媳在铁道线上驰骋；驾驶着飞机的儿子，载着他的母亲——一个家禽饲养场的良种饲养员在空中运行；地面、空中，这一家四口在同一时刻里的回忆、思索，联成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，逼真地反映出当前这个改革时代给予每个人的影响和触动。《1001公里》记一场奇特的抢险斗争；《红叶啊，红叶》写一桩冤案的平反工作。这两个中篇的某些人物是贯穿的，情节曲折生动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旋转的世界	1
1001公里	35
红叶啊，红叶	112

旋转的世界

引 言

数百只车轮敲击着钢轨，敲响着人间的地鼓，火车在大地上旋转

现代化的巨型客机，昂首腾空，象一把划破天庭的飞剑，在空中旋转

地球在绕着太阳旋转

天体的星河在宇宙间旋转

天上、人间都在旋转

人世间的真理呢？

——是个旋转的螺旋体

人的认识呢？

——螺旋式上升

于是，让我们的思维，随着主人公一起，在空中与大地上旋转……

四位主人公的特写镜头

列车呼啸着迎面开来，大地微微撼动，一刹那，车头仿佛泰山压顶般地朝你冲来……驾驶室内，一个老司机衔着烟斗，正襟端坐，他就是龙乾坤，已经当了几十年火车司机。

他已经五十四岁了，身体还相当壮健，但是，按规定，当司机的年月却是不多了。更让他不自在的是，四年前开始换车，蒸汽机车改为内燃机车。速度快了，体力劳动的强度减轻了，但缺少了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。过去驾驶蒸汽机车，大口吐着烟，大声呼着气，拔地如云地呼啸着，地动山摇地奔驰着，一步一声雷地轰鸣着，火车司机坐在奔腾的车头上，宛如骑兵指挥员，跃马挥刀，千里驰骋。如今这内燃机车的驾驶室，与轮船、飞机的驾驶室模样差不多，当然既不及万吨巨轮驾驶舱那么宽敞，也不及巨型客机驾驶舱那么现代化。能聊以自慰的是，它们都不象他在大地上奔腾，可以随时随地得到铁道两旁的人们投来的钦佩的一瞥。

让他不自在的事，确还不少。他感到不仅年龄变了，车变了，连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开始变了。他妻子曾给他一个“封号”：一家之主。但是，近几年来，尤其是他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，到底谁是一家之主，却实在有些说不清了。似乎生活的列车，在不知什么时刻，已经驰向了一条有些陌生的新轨道。

这时，他从口袋里，掏出一只挂表——这是一只老怀表了，每天要慢十五秒。他用惯了，也不想调换。他凝视了一会，脸上顿然浮起一股激动的神情，探头窗外，眺望着车头上方的高空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……

在万仞高空，在波音707巨型客机驾驶舱内，坐着一位仪表堂堂的机长，他就是龙乾坤的儿子龙星云，三十四岁，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男性美。身材伟岸，风度潇洒。他有一种丰采，有一种力度，有一种风貌堂堂的气概。

他与新中国一起诞生，有一个幸福的童年，真诚的少年；从十七岁起，进入十年动乱时期，他也经过了先是狂热后是沉思的青年时代。二十一岁那年，他考入了航空学校，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，以后又转业到民航局。

他欣赏培根的比喻：“世界在比例上赶不上心灵那样广阔。”他赞同康德的做法：当坐上饭桌时，就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饌佳肴，——做无论什么事都饶有兴味。以至，他连驾驶飞机时的动作，也讲究一种美的形象。——我们要追求的不就是一个美的世界吗？

他并不以为采用这些名人的观点，就与遵循马列主义有悖——马列主义不就是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知识吗？人类的进步，难道不是与眼界的开阔成正比的吗？

现代化的交通，是开阔人们眼界的工具。此刻，连他的母亲，一个活了大半辈子从未离开出生城市的人，也乘

坐在这趟班机上……

一个穿着朴素的妇女，坐在波音707大型客机的前舱内。她那简朴的服装和极其普通的外貌，与前舱中其他的旅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她就是龙星云的母亲黄春秋，她与老伴龙乾坤同岁。

她是家禽饲养场的饲养员。她培育饲养的鸡种，肉嫩、味鲜、蛋大，营养价值特高。这两年，黄春秋终于因为良种鸡的名气出了名。此刻，她就是被国外的一些家禽饲养场主簇拥在波音707的前舱内。她的老伴龙乾坤在出乘前，就曾跟她打趣地说：“你是鸡毛飞上天。”

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愉快地飘然上天。

她以一种亲切的感情想到她的儿媳。她的儿媳是个翻译，见多识广。一次儿媳对她说，生命的基因是蛋白质，人们食用了营养价值高的良种鸡与鸡蛋，将会促进脑髓的发达。她听了眼睛一亮，仿佛心里点起了一盏灯。

记得，从她儿媳进门以后，她就听到了不少新名词，什么“家庭淡化”啊，“人的异化”啊，“存在主义”啊，“黑色幽默”啊……开始她几乎当成是来自外星球的名词，离他们很遥远；后来，当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等家庭现代化的装置一个个增添后，她才觉得，不少原来适应的东西，不适应了；原来感到遥远、陌生的东西，竟也渐渐习以为常了。但当她听到儿子与儿媳在议论什么“现代化与家庭淡化”时，她仍隐隐地感到担心，尤其是她



看到他们结婚快二年了，还不想生下个龙子、龙孙，心里就有些不快。前不久，当她郑重地向他们谈起时，儿媳居然说：

“您啊，只知道培育家禽的良种，却不关心培育后代的良种——我们在选择一个最佳生育时期呢……”

她感到，这个儿媳，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们这个家庭的一根转动的车轴。

想到这些，又使她感到有些不快了。她就在这愉快与不快之中，翱翔在一万公尺的高空……

在特快列车的软席车厢内，坐着翻译夏慧华。在外宾的眼中，她简直就是最具东方美的典型女性。她那乌黑的鬃发，容光焕发的脸庞，迸射出一种青春的光彩。她今年二十九岁，博学多才，正当美的盛年。

不过，生活总不会很圆满的。龙乾坤与黄春秋听这位儿媳谈古论今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。但也有些莫名的感觉：她是不是知道得太多了。

她与婆婆黄春秋谈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，谈世界上鸡的品种有二千三百余种。她还建议婆婆引进凤尾鸡，把改良的步伐再跨得大一些，培育出一种既肉嫩、味鲜、蛋大、营养价值高，又外形美观的良种。婆婆很有兴趣地听着，事后又想：这个儿媳啊，她总是不满足。

她与公公龙乾坤从瓦特的蒸汽机一直谈到未来的磁悬浮列车。如果未来的交通工具采用这样的列车，那么，从

上海到北京一千四百余公里的路程，只要十九秒钟！——我们的世界将会转得更加快速。龙乾坤在新奇中又觉得有些不快。因为她不去赞美与他的生命在一起转动了几十年的“钢铁伙伴”，却去赞美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，无形中刺伤了他的自豪感。

她与龙星云更是无所不谈，常常象开家庭学术讨论会。

总之，她与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那种陈腐的概念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了；与“五四”时期那样的新的女性也相去甚远了，她已是原子时代的女儿了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：在儿子驾驶的飞机上，乘着他的母亲，在父亲操纵的列车上，乘着他的儿媳。他们驾驶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又带着他们一起，在天上、地下旋转……

烟斗的联想与西装的风波

列车在江南铁道线上轻快地奔驰着。

龙乾坤衔着烟斗，袅袅轻烟在头部缭绕，司机室内弥漫着一股烟味。他轻磕烟斗，发出一种琅琅的金玉相叩声。——这只烟斗，是他的心爱的珍品：不仅外形美观别致，而且还有一种天然的槟榔香味，即使装上普通的烟丝，也可以得到上等的烟味。这烟斗成了他行车时不可须臾离身的一宝。烟斗上有一道道螺旋纹的筋脉，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纹脉与海天一色，呈透明状的淡蓝色。天气转

阴，纹脉就呈银白色。在天穹浓云密锁的时候，纹脉就变成绛紫色。风飘万丝，阴雨绵绵时，纹脉就变幻成铁灰色。一旦风狂雨猛，纹脉就显示浓黑色。黑色愈浓，风暴雨势愈是猛烈。到纹脉转成金黑色，那是预示着顷刻之间，就有一场风速每秒在三十六米、降雨量在二百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风雨来临……

这个“风雨”烟斗，是借鉴英国海军的两位光学家尼格莱蒂和臧伯拉，用化学物质根据风向与空中电压变换色彩的风暴镜，改造制作兼有装饰与实用价值的一个发明。

据说，这种烟斗，是专门为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家，极地的探险家，登山运动员，飞行、航海、火车的驾驶员，决战千里的指挥官，与天际罡风搏斗的宇航员们设计的。他们可以用这种烟斗，吞云吐雾；也可以用这种烟斗，观察天气的变幻。

这只烟斗，是他的儿媳在国外访问时给他带来的礼物。

夏慧华曾给他带来了三件礼物：“风雨烟斗”、自动打火机，还有一身西装。

龙乾坤对这三件礼物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：烟斗一直带在身边，衔在嘴里；打火机一直藏在抽屉里，冷落一边——说得准确些，只是儿媳在场时，他才取出一用，以不拂夏慧华的一番心意。在车头上，他还是始终爱用那火柴。有一次龙星云问：“爸爸，用打火机不是很灵便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怎么还用火柴呢？”

“火柴有火柴的好处。”

龙星云眼里闪出一种疑问的目光。

龙乾坤看到这种目光，很有些伤心：儿子没有拉过汽门，开过火车，哪里会理解啊！——每当龙乾坤在顶头风的劲吹下，想吸烟时，他就取出火柴，一抖手臂，用力划燃火柴，然后用左手五指围成一个半月形护套，还故意欣赏一会火柴的燃烧，看那一缕小小的火苗，在狂风中自信地抖动，才从容地点燃烟斗。在这过程中，他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得胜感、自豪感——燃亮了一种精神，吞吐了一股豪气。

谁说他龙乾坤思想不活跃呢？他无形中也学到了儿媳夏慧华的那种浮想联翩。龙乾坤用几千年前燧人氏钻木取火时已发明的古代文明的火苗，燃起我国中州地区出产的烟丝，衔着国外最现代化的烟斗，吸进一口口芸香扑鼻的板烟——这真是古今中外，一体贯通。他把这叫做一斗烟中的美妙世界。

人世间许多事，如果你去仔细想一想，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立体的、多极的、复杂的、链式的组合。用我国的一句通俗话来说，也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烟斗可以珍爱，打火机可以冷落，对于那身西装，龙乾坤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龙乾坤接过西装时，儿子与儿媳曾相视一笑，那是一

种善意的微笑，否则，他甚至会当场扔还这身西装。

西装压在箱底了。一压就是两年。前两天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是多喝了几杯酒？是得到了老伴黄春秋上北京去给一些外国养鸡专家上课的消息？还是看到电视中，我国领导人也穿起了西装，很有点示范的样子？反正，龙乾坤终于打开了这只樟木箱。

箱子里的服装，也象他们那样上了年纪。有他小时候的对襟衫，有中式小长袍，看到这些古式的小人儿衣衫，真使他哑然失笑：老伴啊，这些衣服藏着还有什么用呢？难道留给星云的孩子，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了。这箱子里，还有解放前后的中山装、列宁装。最后，压在箱底的那身西装被他翻出来了。

崭新笔挺的西装，藏青色格子条纹，手感很柔软，——他的手掌长了些老茧，摩挲上去，发出沙沙声，有种异样的感觉。他看了看卧室的门，门虚掩着。他捧着这身西装，来到大衣橱前，抖开衣服，仿佛象小孩子试新衣那样，穿着起来，然后，站到镜子前——他看到了一个陌生人。

这人显得年轻了，精神了，衔着一只烟斗，别有一种风度。他朝前走了两步，又后退了两步；步履似乎也轻快了。他左顾，他右盼，正身、侧身、背影，全方位地自我欣赏了一会。他反背着双手，俨然带着一点学者风度，审视镜中自我，形象确乎要比原来挺拔……

他听到背后有人迟疑地问道：

“同志（‘志’字只吐出了半个音）……先生，您找谁？……”这是老伴的声音。

开始，他感到有些局促，以至脸都红了。只是一刹那，一个狡黠的念头浮了上来。他并不回头，故意改变嗓音：

“找龙乾坤同志……”

“噢，你找老龙啊，请等一下。”

黄春秋跨出门槛，喊道：“老龙，有人找你——”

“我在这里啊！”龙乾坤用本嗓在屋内回答。

黄春秋回进屋内，一时变成了化石。

龙乾坤以为老伴见了他这般模样，会见怪，会数落他几句，却没想到，她眼里反而流露出了欣赏的神情。看来他着西服的姿容，肯定在黄春秋的脑海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在这时，外间的会客室内，传来了小夫妻俩的对话。

夏慧华：“你看，我们的总书记也穿着西装呢！……”

龙星云：“你注意到没有，赵总理在欢迎国宾的仪式上也穿着西装……”

电视中正播放着这样的镜头，小夫妻俩边看边议论着，不过，他们为什么要说得这样响呢？

但是，龙乾坤踌躇了好一会儿，仍然把这身西装放进了樟木箱，只是放在最上面，而不是压箱底……

列车在毫不犹豫地一往直前。它不象龙乾坤在生活中那样，会出现进一步，退二步。我们的龙乾坤，在社会

中，是个拉列车前进的好手，只是一旦涉及个人这个圈子时，又往往因多虑而举棋不定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儿子与儿媳就没有这样的脾性。今天，他们本来相约一家人在北京相会，——生活中的一个巧事，把他们父子两代人，旋转到另一个地点。儿子与儿媳是经常来往于北京之间，他还是五十年代开群英会时去过一趟，岁月流逝，如今的北京非五十年代可比了。他的老伴黄春秋，可是第一次上北京啊！

他一挥手臂，划燃了火柴，将左手五指围成一个半月形护套，充满自豪地欣赏了一会狂风扑不灭的火焰，点燃烟斗，吸进一口板烟——他依稀觉得平时这一斗烟中的“美妙世界”，似乎有些不怎么完美，——烟还是平时常吸的那种烟；烟斗，也还是那只“风雨烟斗”；列车，还是正点地在大地上奔驰；副司机也在一旁认真地了望，无可挑剔……

他想了一会，噢，还是那身西装……

厨房的谈话与餐厅的沉思

“你们中国有句俗话，‘天上飞的数斑鸠，地下走的数狗肉’。我以为，人间最鲜美的还是鸡肉。”

一位日本外宾说。

“芥川君，我认为，还可以加上这么两句，‘人间鲜美数鸡肉，鸡肉鲜美数中国。’”

另一位脸色红润的日本养鸡专家说。说到“数中国”这三个字时，还颇有外交风度地微微朝黄春秋颌首。

“嗨啾（是），嗨啾！”芥川君频频点头。

黄春秋含笑地听着外宾谈话。她透过机舱的圆窗，看到飞机下是朵朵白云。以前是从地上仰视天上的云，如今是在飞机上低头看机身下的云，一刹那，她几乎忘了自己是在飞机上，还以为又回到了养鸡场，那朵朵白云，如同是白茸茸的一群雏鸡……

她虽然是第一次乘飞机，但也可以说是见过大世面的。这几年，她见的外宾也多了，一个禁锢的世界被喧嚷嚷嚷地打开了，一个平静的世界不平静了。

她习惯于那种平静的，平静得有些静谧；她习惯于那种从容的，从容得有些安详。

自然界的规律，使她进入老年了。她不象龙乾坤那么烦躁。她以她那平静的态度来默默地接受年轮的雕刻。是的，老龙处处要显示出一种力与速度，大机器的习惯，大口喷烟，大声吼叫。他们俩性格各异，正好是相反相成。

他是一条奔腾的大江。

她是一泓清澈的小溪。

水是那么清，清得可以看到河床中的五彩的鹅卵石，清得可以看到鱼儿怡然地游在水中……

以前他们的宅院旁就有这么条小河。龙乾坤跑车回来，可以吃到从田里刚刚摘来的新鲜蔬菜，还可以吃到一